

迎軍行



著家克雅

抗戰詩集

行發店書活生

從 軍 行

著 家 克 臧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三 月

從軍行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臧克家
發行者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武庫街五十一號
重慶：大道中七十五號
香港：長沙街一號
西安：長沙街一號
桂林：貴陽路一號
宜州：萬縣路一號
天水：南鄭路一號
金華：南鄭路一號
柳州：南鄭路一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月初版（漢）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再版（S）

詩人呵，

請放開你們的喉嚨，

除了高唱戰歌，

你們的詩句將啞然無聲。

目次

自序	一
我們要抗戰	三
從軍行	一六
從軍去	二〇
偉大的交響	二六
換上了戎裝	三七
抗戰到底	四一
保衛大徐州	四三

通紅的火把·····	四七
血的春天·····	五四
偉大的空軍·····	六二
別潢川·····	六五
武漢，我重見到你·····	七一
過武勝關·····	七九
兵車向前方關·····	八二

自序

在砲火連天的時候，在距離血肉紛飛的火綫不遠的這地方，在極度慷慨與悲壯的情緒下，編就了這一本薄薄的詩集。當我重讀它一遍時，真有點不安與抱愧，把這樣薄弱的東西呈獻給這大時代中的讀者。

時代太偉大了。神聖的民族抗戰，不但將使中國死裏得生，而且會使它另變一個新的模樣。現在，每個中國人，都在血泊裏拚命的掙扎，都在受着炮火的洗禮，都在苦難中磨鍊着自己，都在為祖國作英勇的鬥爭。

中國正在扮演着一幕偉大的歷史劇。

前線上戰士壯烈的犧牲；淪陷了的土地上同胞們被慘殺的血跡；流亡道路中的難民的眼淚；遍地民衆為保衛家鄉而作的血戰；青年男女為國忘

身的偉大精神……刺着我的眼睛，刺着我的心。使我興奮，使我止不住悲壯的熱淚。

同時，漢奸的無恥，頹廢者的荒唐與墮落，又使我多麼憎恨！

面對着這一堆事實，自己的詩句幾乎變成無聲的了。就是有一點點，然而不是那麼微弱，被壓倒在時代的呼聲中了。

我這樣願望着：把自己的身子永遠放在前方，叫眼睛，叫這顆心，被一些真切的血肉的現實，牽動着。這樣，或者可以使得詩句逐着行動向前跨進一步。

這本詩的編排，全是按照時間的先後。起首的一篇，是在「八一三」抗戰以前寫成的。

二十七年四月七日燈下，時津浦北綫正展開空前的血戰。

我們要抗戰

戰爭是可怕的嗎？

否！四萬萬人都眼巴着它，

一心歡喜，

歡迎着戰爭——

我們翻身的日子！

在和平女神的笑靨下，

我們臉塗上了寸厚的恥辱！

爲了和平，

我們綳緊了的心絃，

幾次的鬆了又鬆！

讓大好的關山，

讓肥沃的土地，

逐着後退的脚跟

陷落到敵人的手裏。

東北幾千萬同胞

從此被祖國推開了懷抱，

都成了可憐的孤子

搬到毒狠的繼母的手底！

誰曾聽到他們暗夜的哭泣？

誰曾看到他們被殘害的血跡？

還有他們的呻吟

怨嗟和痛恨？

他們的心像鮮亮的小旗

向祖國搖擺，

沒人應答；中原正鑰在血的泊。

東北、熱河，中原禦寒的外衣，

被凶惡的刀尖挑去，全不費力；

拔去了長城的籬笆，

敵人向中原撒開了馬蹄。

層層剝蕉，

刀尖刺入了中華的心腑，
高抬着頭，拿我們當豬宰，
眼中竟無一個中華男兒！
北平，中華文化的結晶體，
五百年坐鎮北邊，
一線駝鈴串起漠北，
水旱大道的脈絡向四方密散，
而今，敵機成隊
在他的頭頂怪叫，
再加上砲火開花，
毒氣播送着雲烟。

什麼都準備個停當：

巨艦的鍊子鎖住海口，

軍隊的棋子

安放到恰好的地方，

準備好了一切，

勢焰吹成氣泡，

然後向我們就天要價，

要我們燕趙之地

和東北結成苦難的兄弟。

x

x

迫我們走窄道，

入死窟窿，

他好得意的笑着

又把一塊肥肉塞入了口中。

乾柴上點火，

（中華的人心是待燃的乾柴）

敵人把我們推入了戰爭。

我們再不空口講正義，

正義永遠握在強者的手裏，

我們要用槍砲的毒口去碰毒口，

我們要用鮮血去塗成「真理」的名子！

我們要用八萬萬隻手

去割開敵人的心頭的毒瘡，

不讓它再向外潰化，

我們要用四萬萬條身子，

築一道防衛祖國的圍牆！

活，要立起身子來帶響的活，

死後尸體也要交橫在一起！

我們愛和平，

然而今天我們却歡迎戰爭！

誰不喜歡鄉村的靜景？

誰不愛自己溫暖的家庭？

春天，綠樹張傘到處迎人，

綠水繞起青山，

一片平原像貞靜的處女，

專等農夫來撒下種子；

長夏，樹蔭下一覺午覺，

孩子們閒看螞蟻上樹，

一羣蒼蠅逗着黃牛，

它一勁亂搖尾巴的刷子；

秋日的峯頭掛起白雲，

冬天炕頭上那點溫存，

是美，是靜，是一潭深水，

我們的家，我們的鄉村！

我們的都會何嘗是平凡？

誰個不知道，濟南瀟灑似江南？

武漢三鎮在歷史的葉子上響，

金陵永遠在人心裏放着金光，

天府的四川，成都的故事誰不知道？

長沙岳陽叫人起多少神祕的幻想！

滬濱的樓台是一天可以造成？

古長安至今巍立着

黃帝的墳塋！

我們的鄉村呵，美的化身，

決不讓她任人奸淫！

古井的轆轤邊決不讓敵人來飲馬！

決不讓敵人的脚尖

踏着祖宗的墳頭

把我們的河山當畫圖看！

我們的熱炕頭

不能讓敵人躺在上面打鼾！

不能讓妻子的手臂

套上異種人的手腕！

不能讓新的市場，歷史上的都會，

打上倭奴恥辱的脚印！

不讓！決不讓！

除非我們全體都死亡！

我們的日子像一局棋，

敵人一手來把它攪亂，

若不斬斷那隻毒手，

我們的生命不會安全！

學者們呵！

把身子移開那一堆故紙吧，

而今的真理已不在故紙上！

詩人呵！

請放開你們的喉嚨，

除了高唱戰歌，

你們的詩句將啞然無聲！

圍在「阿堵物」間的人們呵！

請大量的輸出你的金元，

祖國如淪亡，

金錢還不和把土一樣！

對對的情侶們呵！

請放開你們愛人的胳膊。

戰神正唱着戀曲

去，快去貼緊她的胸膛！

工人，農民呵，

快伸開粗大的手吧，

祖國正用着你們！

中華的好男兒！有口都狂喊

敵人的罪惡吧！

中華的好男兒！

我們要下上所有的生命

和敵人賭這次最後的輸贏！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午

從軍行

——送瑛弟入遊驛——

今夜，燈光格外親人，

我們對着它說話，

對着它發呆，

它把我們的影子列成了一排。

x

x

x

爲什麼你低垂了頭，

是在抽回憶的絲？

在咀嚼媽媽的話，

當離家的前夕？

x

x

x

忽然你肩頭上疊起了縐紋，

一條縐紋劃一道長恨！

我知道，你在恨敵人的手

撕碎了故鄉田園的圖畫，

你在恨敵人的手

拆散了我們溫暖的家。

x

x

x

大時代的弓絃

正等待年青的臂力，
今夜，有燈火作證，
爲祖國你許下了這條身子。

x

x

x

明天，灰色的戎裝
會裝扮得更英爽，

你的鐵肩頭

將壓上一支鋼鎗。

今後，

不用愁用武無地，

敵人到處

便是你的戰場 •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從軍去

——別長安——

長安城，

多少年

你呼喚我，

用一縷縹渺的呼聲。

x

x

x

長安城，

你坐鎮西北的偉大神靈！

在想像裏你古老，
那知道你和我一樣年青。

x

x

x

天上的黃河

引來右手

作你護身的天塹，

壓一座潼關

在風陵渡頭，

只須一夫去把守。

x

x

x

隴海路——

你鐵的動脈，

從東海注來，

向西北流走。

（像是中原伸出的胳膊，

去和綠西亞親密的握手。）

x

x

x

挺立在身後

西嶽華山，

像一個精靈

聽候著你的呼喚。

x

x

x

陝北，

你身上最神祕的部分，

太陽掛在它的頭上，

黑暗在那裏扎不住根。

×

×

×

長安城，

相對八天

便向你伸出告別的手，

太匆匆！

沒有詩意

去尋太白的醉臥處；

沒有幽情

去訪貞婦的寒窰，

和掛滿了別緒的古壩橋。

x

x

黃帝的墓陵

該有參天的松柏，

我沒有去參拜，

留一個神聖的影子在心中。

x

x

x

長安城，

你問我匆匆何處去？

我要去從軍，到銅山，
因為那裏最接近敵人。

二十七年一月二日

偉大的交響

我永遠不能遺忘，

不能遺忘，

當我們的列車

停留在

鄭州站東

不遠的一個地方。

黃昏已撒下朦朧的黑網，

大地上一片冷的雪光。

那兒飛來的歌聲

碰得我們的耳朵微響？

那聲音教玻璃窗縫

擠得低弱而渺茫。

我們的男女歌手

聽了歌聲喉嚨便發癢，

我們飛出了車廂，

兩條腿像一雙翅膀。

我們把緊鐵欄

身子探出老長，

聽出了

那是救亡的歌，

清脆，激昂，

公安局門口

一羣孩子們在唱。

他們的小嘴

叫開了一個個車窗，

歌聲

像火把，

燃燒着

每個聽衆的胸膛。

一列頭顱探出了窗外，

一千張大嘴一閉一張。

救亡的洪流

撼搖得地動，

救亡的洪流

激盪得人心痛，

救亡的洪流

溫暖了三九的嚴冬。

你一個電筒，

我一個電筒，

給公安局門前的黑影

穿上了無數光明的窟窿。

我們招手，

我們呼喊，

歌聲把孩子們

拖到了我們的跟前。

他們不停的唱，

我們不停的唱，

旁觀的老幼

不再徬徨，

過路的人們

也停下步子放開了粗腔。

救亡的情感像沸水，

使大家全都變成了瘋狂！

這聲音比敵人的炸彈更響，

這聲音像爆裂的火山一樣，

這救亡的歌聲將響澈全國，

掛在每個中國人的嘴上。

誰敢說堂堂的中華會滅亡？

盲目才辨不清前面的明光，

倭奴的壽命不會久長，

請看看臉前這偉大的力量！

我們唱松花江上，

多少人想起了自己

已經失去了的

美麗的故鄉。

我們唱大刀進行曲，

「衝呵，衝呵，」連珠幾響，

彷彿敵人的頭顱

落在我們臉前的地上！

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

我們自己也變成了一員戰將。

指揮者的手勢

像激流中的雙槳，

大家口中的音流

是狂風暴雨的合奏。

我們唱，

大家一個口，

一個心，

一個聲響。

我們唱，

悲壯的熱淚

衝出了眼眶，

我們唱，

電筒像我們的舌頭

舐在每個孩子的臉上。

他們的臉

籠着汗霧，

他們的臉

放射出興奮的紅光。

他們的血

爲祖國在澎湃，

從他們的臉上

可以去辨認黃帝的模樣。

他們更走近了一步，

近到這樣，

我們的手

可以撫到他們的頭上。

「我們的爸爸是工人，

我們的學校屬豫豐紗廠，

先生，請開好你們的住處，

幾時來約我們打鬼子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一個孩子鼓粗了頰子狂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大衆的反響霹靂震天。

列車動了，

拖着一廂救亡的熱情。

孩子們逐着車趕，

小手舉向天空。

列車的快步

丟下了我們的孩子，

只聽見他們的歌聲，

追着我們的歌聲——

一團火的救亡熱情，

追一團火的救亡熱情。

換上了戎裝

脫掉長衫，

換上了戎裝，

我的生命

另變了一個模樣。

x

x

x

穿起同樣的戎裝，

手握一支鎗，

在「一九二七」的大潮流中，

作過猛烈的激盪。

x

x

x

從什麼時候起，

我被握在平凡的掌心，

生活的鈍刀

鋸斷了我十個年頭的青春。

x

x

x

魚籠困在漚轍中，

你可以想，

它是怎樣渴望

壯闊的濤浪

把它帶到

浩瀚的大洋！

x

x

x

我不能再不動，

四面一片時代的呼聲！

敵人的炮火

粉碎了我們的河山，

也粉碎了我們身上的桎鐐，

叫起了我們那四萬萬五千萬。

x

x

x

我沒有拜倫的彩筆，

我沒有彼得斐的喉嚨，
爲了民族解放的戰爭，
我却有着同樣的熱情。

x

x

x

我甘心擲上這條身子，
擲上一切，
去贏最後勝利的
那一份光榮。

一月十六日

抗戰到底

抗戰到底！

我們的紅血不是白流的。

在戰爭中，

敵人的手

把我們的大衆指點成聰明。

他教會了我們放鎗，

教會了我們打游擊，

他迫我們攜起手來，

用生命衛衛自己的家鄉。

抗戰到底！

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

砲火燬了

我們的河山城池和土地；

同時也洗淨了

污穢，陳腐，

在上面

遍撒

新鮮自由的種子。

保衛大徐州

老黃河用半截手臂

環護着我們這偉大的古城，

津浦，隴海劃一個鐵十字

在它的心中。

登上高崗

可以對着東海吐氣，

鮮的魚，

白的鹽，

往返的火車

載不盡的富源。

前後不斷的青山

像數不清的帳幕，

要三十萬大軍

把守在裏邊。

子房山頭

彷彿簫聲還在響，

楚歌四面，

扛鼎的霸王

領起殘騎

引退烏江，

徐州城，

是中華的左心室，

他的脈絡

關連着中華整個的生命。

徐州城，

他正受着四面的圍攻，

敵人想用砲火穿透這一點，

把我們的南京連結起北京。

保衛他，

用血用肉！

保衛他，

豐沛蕭颯從古多英雄。

二月八日

(註)引用子房項羽的故事，意在證明徐州之重要，歷來爭天下者，失此則大勢已去。於今正在百里附近與敵人作殊死戰，昨日登上千古戰場的「雲龍山」，北望烽烟，情感之悲壯，莫可形容！

四月八日誌於徐州

通紅的火把

——爲反侵略運動大會火炬遊行作——

晚上七點鐘，

「新民大會場」

人匯成海，

燈匯成海，

頭顱的波濤

湧動在光的海面。

一串串燈籠，

炫耀在大衆的頭頂，

像一支支光亮的箭鏃，

穿過黑暗霸佔了天空。

這不是清明的烟火，

這不是元宵的燈，

這是皇帝的子孫，

一齊站起來反抗敵人！

復仇的熱血

要濺出胸外，

我們再也不能忍耐！

我們再也不能忍耐，

全世界正義的大手

一齊向我們伸過來。

燈火燃灼了

心頭的火，

心頭的火點亮了

救亡的呼聲

救亡的歌。

像六月的暴雨，

這聲音帶起沈雷，

震動得蒼天

要坍塌下來！

「燃起我們的火把！」

「燃起我們的火把！」

你也喊叫，

我也喊叫，

幾千個喉嚨呼出了

同一的要求，

同一的聲調。

火把亮了，

一支，兩支，幾百支，

燒紅了長空，

燃紅了人臉，

奪去星月，

把黑夜做成了白天。

它是太陽月亮的雙生，

它是中華的象徵，

它是熱，它是力，

它是偉大的神靈！

這火把接起了

五千年歷史的輝光，

這火把點亮了

世界上正義的胸膛，

這火把把一切陳腐，懦弱燒光，

這火把引我們到戰場，不怕死亡！

火把高舉在人手，

人流逐着火流，

火口在嘯，

人的口，人的心胸是怒潮。

火把穿紅了大街，

火把穿紅了小巷，

火把到處

奔騰着反抗的力量。

火把燃燒的不是石油，

那是中華兒女的脂膏，

它將燃燒過長夜，

燃燒到無窮，

直到燒斷身上的桎鐐，

照着我們作自由的呼聲。

血的春天

東風曳我登上城垣，

陽光把棉的戎裝孕滿，

死水上亮着一萬隻金眼，

柳條又給牽來了春天。

春光在逗人——

春光裏我却感不到溫暖，

我向無際的原野騁目，

到處是烽火，到處是狼烟。

誰有心去看紙鳶比高？

誰有心去看野馬奔跑？

傷懷的記憶不讓它抬頭，

我的心在聽候着戰神的呼喚！

在北國，

在中原，

敵人腳踏的地方

已經沒有了春天！

秦岱鎖起了眉峯，

大河板起了黃臉，

一把復仇的火苗

追起東風，

燃燒在原野，

燃燒在黃帝子孫的心間。

在我們的故鄉，

往年這日子，

綠草正着意

去繡大地，

柳眼替我們

看守着村莊，

莊稼人都牽着老牛

在田野裏忙。

滴一滴汗到泥土裏，

大地是我們的母親！

（五千年的歷史便是證人）

飲着她的乳漿，

靠着她的胸膛，

一代一代的子孫，

延續到無疆。

而今，催耕鳥

到處叫喊，

在我們的故鄉呵，

已經沒有人走向田間。

他們在流亡，

他們在離散，

凌辱與死亡

已和他們結成了侶伴。

鐵鳥是春天的燕子，

砲聲是二月的雷鳴，

敵人一手

把青春翻做嚴冬。

我們要用砲火

奪回溫暖的春天！

不能叫大地的母體，

碎屍萬段！

我們的血戰

已展開在北國，

在南天，

在長城外，

在長白山前。

一陣陣腥風，

一聲聲嘶喊，

在戰爭中

抖顫着一個血的春天！

抗戰！抗戰！

將敵人的腳跟，

從我們的國土上斬斷，

那時候，我們攜手踏回故國，

看一看鮮血染紅的春花，

看一看門前的青山，

洒一把淚——

是辛酸也是喜歡。

那時候的春風

將多麼暢快，

從中原的地面

吹向關東，

吹向塞外，
無半點遮攔。

三月二日

偉大的空軍

憑一雙翅膀，

剝開几千的雲層，

我們偉大的射擊手，

保衛着中華的天空。

x

x

x

當敵人來侵襲的時候，

它便發出怒吼，

像一羣鷹隼一樣，

把敵機打落在地上。

（它把我們的城市摧殘成骸骨，

我們和它捉夠了迷藏。）

x

x

x

它曾成隊的出飛遠征，

把敵人的陣地炸得赤紅，

萬噸的「出雲」只須一擊，

一陣煙氛大海在沸騰。

x

x

x

它又帶起中華的威風

飛向台北，

在敵人的領域內

大展神威，

一顆顆炸彈

投下去一聲聲中華民族的吼叫，

炸碎了敵人的飛機，

炸碎了敵人的胆，

震動了整個世界，

一齊向我們仰起了臉。

別潢川

——贈青年戰友們——

去了，我馱起

悲壯的感情，

它過重的分兩

壓得我心痛。

臨去我回頭望一望「沙河」，

水浪曳動輕舟，

三五匹戰馬

在飲着清流。

河水它會永遠記得，

記得我投給它的眼波，

記得救亡歌聲

給它的激動。

白金粒的沙灘，

像一個靜的夢境，

上面印着我們的腳跡

和武裝的身影。

殘破的城垣，

多少次我登在上面，

一片原野引我的心

到戰場，

到故鄉，

到遙遠遙遠我所系念的地方。

我的感情染上了鵝黃的柳條，

染上了萌動的小草，

同着春色，

染遍了無際的青郊。

五千年青人

失去了家園，

五千個胸膛裏

掛一副鐵的肝胆。

爲了祖國，

把生活浸在苦辛中，

爲了抗戰，

甘願把身子供作犧牲。

女的是姊妹，

男的是弟兄，

立脚在一條戰線上，

我們一點也不陌生。

我要去了，

到漠漠的西北去看風沙，

去認識一個新的世界，

使自己的生命重新萌芽。

也許會到戰場上去，

面對着血肉的現實，

叫自己的心

受砲火的洗禮。

戰神一手

把人間的關係攪亂，

待將來，

再給它一個新的安排。

贈別不須眼淚，

我們都還年青，

一齊挺起腰來

去拉大時代的絳繩。

將來再碰到時，

用歡喜的淚

去慶祖國的新生，

無妨用長長的話頭

細數個人

那一段苦鬥的歷程。

三月底，于溪川。

武漢，我重見到你

十年流光，

我過去

一張空白紙，

滿地烽烟，

今天，

我重來見你。

不須登上黃鶴樓

去作人事的滄桑感，

不須對着江上的浮雲

歎芻狗的變幻。

我重來，

不是爲了好風光：

暮春三月的江南天，

「雜花生樹，

鶯飛草長。」

在故都，

我親眼看過蘆溝橋的烽火，

一千個險關

我親身度過，

到銅山，到西安，

流亡中

我看過了多少悲劇的扮演。

終于我穿上了武裝，

參加了抗戰，

把微力做一個浪花

去推波助瀾。

武漢，

你中華新生的萌芽點，

辛亥革命，

北伐成功，

你的名字

永遠是光榮。

這次從前方來，

我懷着一個夢，

你比「一九二七」

一定更健雄，

更偉大，

更興奮，

更年青。

然而，再好的夢

也攔不起事實的一擊，

我傷心又憤怒，

對着眼前這一堆影子。

密擠的高樓

填滿了當年的空地，

柏油漆亮了石子路，

流線汽車在上面疾馳。

從人們的臉上

我找不出緊張，

熙熙攘攘，

一片太平的景象。

舞場的燈紅，

（前線上有戰士的血腥！）

夜半的歌聲，

（前線上嘶喊着衝鋒！）

酒樓茶社裏

熱烈歡騰，

（多少地方沸騰着救亡的熱情！）

逐着聲，

逐着色，

逐着享樂的夢，

靡爛在殘蝕着有用的生命！

又有多少人

把你的胸膛

暫作了避難的屏障，

烽火閃到跟前

他們便撇開你

另去尋世外的桃源。

武漢，

抖一抖身子站起來，

抖去一身的腐臭和頹靡，

「一九二七」的壯烈，

你還該清楚的記得。

高舉你的大手，

招起四萬萬大衆，

放開你的喉嚨，

喚起救亡的熱情，

大時代的洪流

已盪近了你，

起來，

給祖國再造一個新生！

過武勝關

一千重山，

一萬重山，

千萬重山巒

嵌着鉄的雙軌，

嵌着武勝關。

砲壘

雄踞在山頭

作偉大的沈默，

山脚下衛國的壯士

陣容無比的威嚴！

自從平漢路

穿不過黃河對岸，

國人齊喊：

「保衛大武漢！」

天險不過是一道範籬，

救亡却須靠着人力！

羣衆鐵的血，

大家鋼的心，

一步一營壘，